



新年快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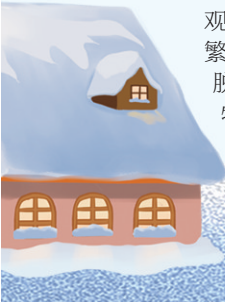
□张玉霞

阳光暖暖地照在我身上，我站在焦东路的铁道路口，等一列正经过的火车。车头带着车厢，在我眼前缓缓驶过，好像刚过去的2024年，带着12个月份。

2024年，我去了广东、海南、四川、贵州，还去了陕西和山西。看了许多美景，吃了许多美食，还见识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。

春节刚过，我就扬起了旅行的风帆。首先去了广东湛江，那里有我心心念念的年例表演。据说这种风俗自明清时期开始，是以敬神、游神、摆宗台的群体性祭祀活动，祈祷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我们来到了年例豪华版的百姓村，这个村子被当地称为土豪村。在人山人海中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场热闹、隆重、规模巨大的游神活动，尤其是穿令箭、翻棘床等特色民俗表演，叫人惊心动魄、叹为观止。邀请来的潮汕英歌舞队舞姿刚劲雄浑、粗犷奔放，尽显阳刚之气；吴川飘色巡游的小演员，穿着鲜艳的戏服，被一根杆子支撑在高过人头的空中。他们也就六七岁的样子，但脸上没有一点儿恐惧和难色，我还听见他们在说悄悄话，非常可爱。让远道而来的人们，感受到耳目一新的地方民俗文化。

夏天的时候，和朋友来到了成都。这座承载着三千余年的历史，从未更改城名也不曾迁移城址的中国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，平静祥和地屹立在“天府之国”的腹地。机场客流量仅次北上广深，全国排名第三的奢侈品消费地，美食、美景、美女，这里有着让人喜爱的一切元素，特别是整个城市散发着悠闲、乐观、宁静、繁华又洒脱的独有特质。



这是一座让马可·波罗惊叹不已的“锦绣之城”，是很多人心里“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”。

肃穆古雅的武侯祠里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，让人高山仰止；古朴绿色的杜甫草堂里，爱国忧民的伟大诗人，让人忍不住轻抚他清瘦的手；玉林路，体会浪漫文艺的慢生活；太古里则是“高逼格”的潮流前线；到了晚上，涌动的车流、人流和五彩的霓虹，告诉你九眼桥多么激情澎湃。

2024年，是我加入老干部大学学习的第二年。上半年报了工笔画班，这种以精谨细腻的笔法描绘景物的中国画，不仅要求画者要细心、耐心，还要静心。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交出的画作，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。下半年我走进了篆书的课堂，走近先秦文字，感受古文字的古雅之气。中草药班里，我第一次接触了《黄帝内经》，懂得了“不治已病治未病”的理念，不仅知道了脏腑的分类和十二经脉，还认识了不少中药，如解表的桂枝、升麻，化痰平喘的半夏、苏子等。

2024年，我重燃写作热情，多篇文章分别发表在《信阳日报》《焦作日报》《焦作晚报》和《怀川》《白鹭湖》报纸、杂志上。《庙河村白龙涧庙的传说》被《焦作民俗故事》收录。早晨系列散文在修武百家岩微信公众号每周推出，焦作老街道系列正在铺陈撰写中。11月，我参加了顶端新闻焦作市2024年度人气作家评选活动，喜提第二名好成绩。

2024年，是感恩的一年。感谢身边的朋友提供机会，让我有了不同的经历。感谢周围的文友，督促引导我继续写作。更感谢我的家人和旧日同学，义无反顾地关爱我、支持我。

2024年过去了，一如过去的列车。新的列车正在启程，让我们怀着憧憬和希望，在新的一年里创造新的成绩和辉煌，“成为时代的弄潮儿”。祝我们新年快乐！

姥姥

□张治华

姥姥在我心目中，就像“阿廖莎的外婆”一样勤劳善良。她是一位平凡的人，也代表着不平凡的一代人，一代在旧社会颠沛流离，在新中国成家立业、乐享天年的人。

前不久休假，专门回家看望姥姥，也和姥姥聊了聊她那了不起的人生。

姥姥叫程广爱，1934年8月出生，那个年代的童年生活少有快乐，首要的是活下来。姥姥有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，因为家里养不活四个孩子，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很小就送人了。1942年，9岁的姥姥在逃荒路上也被送了人，两年后又被接回来，但送人的弟弟、妹妹再也没了音信。

1951年，17岁的姥姥从李庄嫁到了大刘庄。年轻的姥姥、姥爷和新中国的每个人一样看到了奔头、耕耘着希望。两年后大舅出生，姥姥、姥爷给他取名“保卫”。从此，姥姥也从大家口中的“程广爱”变成了“保卫妈”。

从21岁到37岁，姥姥又生下三男四女，长达18年的生育期使姥姥的性格特征始终闪烁着母性的光辉。我和姥姥算了算，8个家庭加上姥姥，现在是86口人。我伸出大拇指说：“姥姥，你真厉害！”她幸福地应着，人多，好啊！

人多有人多的好处，也有人多的烦恼。好处是，大的抱小的，小的穿大的，养活不成问题；烦恼是，结婚办事一件挨着一件，让本就不富裕的家更加喘不过气。1975年大舅结婚，虽然婚礼是在部队上办的，但村里的婚房总得自己盖。就这样，姥姥、姥爷先后给三个舅舅盖砖瓦房，给母亲和三个姨妈置办嫁妆，儿女们的终身大事一件件有了着落，住进了新家，姥姥、姥爷则一直坚守着老宅子的5间土砖房。

1991年，得肺病的姥爷永远离开了我们，把5亩地和给四舅娶妻盖房这个最难的任务留给了姥姥。之所以说四舅的事最难，是因为他小时候得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，不太灵光，只能干些粗笨的力气活。

生活多了一分艰辛，57岁的姥姥却又长了一丝力气，意志更加坚定，甚至平添几许聪慧，骑三轮车、打农药等以前不会的生活技能也一项项学会了。农忙时，她领着四舅浇地、收割，农闲时，她锄地拔草，四舅打工挣钱。两年后，姥姥给四舅找了个条件相当的媳妇，并领着这个小家一起过日子。2011年，姥姥77岁时终于给四舅一家也盖了新房。

我问姥姥难不难？姥姥平静地说：“生活的甜都是打苦里来的。恁四舅小时候医疗条件差，能活下来算是捡了一条命。领着他把事办好也是我的命，当父母的都要把孩子们的事情办好，没有啥难不难的。”

看姥姥有些沉重，我便又聊起了让她开心的事：当值客。在河南农村，遇到婚丧嫁娶，主家都要找两三个德高望重、懂礼数的人做值客，帮着张罗。姥姥常被人请去当值客，红事白事都有。印象中，这种场合，姥姥收拾得干净利落，对该办的事胸有成竹，跑前忙后，像个总指挥。姥姥说：“当值客首先得有个好名声，恁姥爷是老党员，孩子们不偷不抢都正义，咱家在这前街后街没有个孬名。”

冬日暖阳，和姥姥聊天格外温暖。午饭后，趁着温度高，70岁的母亲给姥姥洗头、洗脚，姥姥满面红光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精神矍铄。

到了分别的时刻，姥姥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。母亲说：“那就送吧，再送我们十年八年。”姥姥笑着说：“中！好日子我得多过几年！”



粉坊记忆

□王新四

小时候，老家大门外有一片榆树林，树林北面，是东西走向的四间干棚，也就是用白石灰搅拌炉渣建成的平房。

这几间干棚是生产小队里做粉条、粉皮用的，故而大家叫它“粉坊”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民个人是绝对不允许从事任何副业，而生产小队可以干些弹花、榨油、磨豆腐等活儿。

一般过了国庆节，生产小队里的麦子都种进去了，萝卜、白菜、大葱，该贮存的贮存，该分给各家各户的也都分了。生产小队的主战场就转移到粉坊，精壮劳力全都围着粉坊忙碌。

先是打红薯粉。生产小队里收获的红薯全部集中在这里，那些红薯“笼头”洗净了可以直接喂牲口，而红薯渣则摊在靠墙根地方的苇箔上，晒干了收起来，每天只喂一点。红薯粉在大缸里沉淀好后，小心翼翼地挖出来，像豆腐块似的，用脸盆一块一块搬到干棚上晾晒。

粉坊的“高端”活儿是下粉条和旋粉皮，这活儿主要是在夜间，至于为什么，至今仍然无解。

打从10岁起，因自己家里地方太小，我就喜欢一个人去好几百米外的粉坊玩。说是玩，其实是去看下粉条。

房梁上垂下一根手指般粗细的铁丝，大漏勺样的铁瓢里装着白色的红薯粉稀糊糊，一端固定在铁丝上，另一端，也就是大漏勺的把儿，由一个壮男劳力用手握着。男子的另外一只手，使劲儿拍打漏勺把儿，一缕缕粉条连绵不断地从大漏勺里漏出来，落到下面热浪翻滚的大铁锅里。有两个人手里拿着半米多长的竹筷子，不停地翻动锅里的粉条，感觉差不多了，就将它们挑出来。那些刚出锅的大批量粉条，热气腾腾，被一截截的小竹竿儿串起来，依次整齐地挂到院子里的架子上，由于天气寒冷，没多久就结了冰。

粉皮的待遇就不一样了，它们的“出生”地在另一口铁锅里。下粉条的锅烧的多是芝麻秆儿，火势很大。而做粉皮的锅，烧的是树疙瘩和烂木头。虽然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，可是用来烧锅正好，易燃。也许是朽木里藏有什么小虫子，指不定什么时候烧到它们了，会突然“啪”的发出一声响，吓人一跳。这粉皮往往是旋出一张，便摊到高梁秆织成的席子上一张。一张席子摊满了，便掇到外面晾着，再换一张席子来。

半夜时分，活儿已经干完了，两口热锅里最后剩下的那些残渣，用笊篱捞到一个大铁盆里，加上葱、姜、蒜、酱油、醋等。在不远处生产队榨油坊里上夜班的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，经过生产队长允许，半夜可以来这里吃“加班饭”，顺手带上一点香油。于是，整个热气腾腾的房间里立刻弥漫着扑鼻的香气。

粉坊外寒风凛冽，滴水成冰。粉坊内却热浪滚滚，笑语朗朗。早就热得脱去了棉衣的人们，一边吃着亲手做的粉条、粉皮，一边说些天南海北的稀罕事，整个粉坊里一片欢声笑语，所有的劳累与汗水，全被这温馨的场面淹没了。

本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